

老底子,小辰光除了盼过年,就是等着每年的春游秋游。说是游,实在也就是在市区里的几个公园兜兜,一听说要去程家桥那里的西郊公园,早就兴奋得睡不着觉,临行前一夜要起床好几次观天象,唯恐落雨。

西郊公园始建于1954年,当时是中国第二大城市动物园,是地地道道的禽兽大观园。每次都在大象馆那里逗留时间最

兽吼禽鸣在都市

唐勇康

两只印度送的老象百看不厌,一双双小手把拔来的青草举在石栏杆,老象踱来,用长鼻一卷送进嘴里,我们乐此不疲,再去拔把草来。猴山关着的山魈,天蓝面孔血红屁股,印象尤其深。70年代,看了纪录片《捕象记》,又专程去看了捉来的小象版纳。此时公园里已有从农场上调去的好友,他带着我们走进狮虎山内房,海狮河马馆池边,斑马犀牛栏圈,近距离观察动物,拍了不少照片,狠狠过了把瘾。

杨浦公园、和平公园是春秋游常去的重点公园。两家公园相距不远,也都辟有动物展示区:大铁笼子里关养着老虎熊豹狼等猛兽,鹿苑圈养着梅花鹿,水域里有白鹤天鹅鸳鸯等水禽,假山上笼舍里大小鸟儿婉转鸣啼……和平公园更利用大土山下挖的防空洞,饲养了不少杨浦公园没有的爬行动物,黑黢黢山洞两边的大玻璃柜箱内,或盘或挂或卧着大小粗细的蛇龟蜥蜴,坑顶照明灯光昏黄,阴凉瘴人。当然都少不了最惹人喜欢的獼猴。印象中的猴

舍,两园不同:和平公园是个高近十米的大圆铁笼子,里面有堆石假山,猴们上蹿下跳荡秋千,时不时抓在丝网上对游客龇牙咧嘴;杨浦公园则是建了个有水泥围圈的深深大池子,半开放的天地里,修造了大大的假山,河泾上架着铁链桥,猴环境显然远胜和平公园的邻居。猴子嬉闹玩耍吸引眼球,惹得我们把自己也不舍得吃的糖果花生往里丢,猴子更是人来疯。报载,此地獼猴常常爆发争夺地盘,争王位的武斗,你死我活,亦惨烈得很!

两动物园的最后结局有所不同:2007年,杨浦公园将园内动物都迁往六灶的野生动物园,许多老游客冒着寒风前来和老朋友告别,特别为那十几只叫得出名字的猴子饯行,送了交关苹果玉米棒;和平公园2007年也进行改造,改造前向游客发放了1000份征询意见表,96%的市民要求保留动物,为此,公园将环湖中的鸟岛设计改造成动物岛,原先分散圈养的动物迁居岛上分隔散养,2008年对外开放。

其实,以上上海城区的“园中园”不止这两处。复兴公园寸寸地,却也辟出一隅,饲养一大批动物。从雁荡路大门进去,顺着法国梧桐林荫大道走不多远,左手边就一铁门,进去长方形的院子,贴着墙壁一圈大小不一的铁笼子,熊豹狼狐狸等野兽躺着困倦(有没有狮虎,印象模糊了),当然少不了那个不停的猴子。鸟笼里有鸣禽,墙洞嵌着的玻璃缸里游着品种金

在40岁前,身为福建女人的我,却从未钻研过煲汤这一技能。3年前,去香港探望女友,喝了她煲的花胶瘦肉汤。汤色如淙淙清泉澄澈,淡雅清鲜,加上口感一流且弹牙的花胶。喝下去,顿觉肠醒胃清,心旷神怡。感觉骨髓胶原蛋白源源不断地送到日渐松弛的皮肤中,情绪顿时饱满高涨起来。我一边喝着,一边央求女友教我怎么煲汤。她不藏私,火候、食材、时间、多少水等比例,该什么时候放,怎样寻找替代品,耐心细致地告诉我,贴心贴肺。

第二天,女友准备了食材,现场教我煲一道排骨汤。我正要把放在边上的食材直接倒进锅里,女友连忙阻止我,“这么粗鲁,好食材要藏匿在锅里,哪能这样招摇,难看死了,鲍鱼切小块,海螺切大块,香菇全朵。”原来,煲个汤都忒正气,不禁让人心生敬意。我像个学生一样,在她的指导下

金鱼和叫不出名字的龟啊鳖的。园区逼仄,腥臊味扑鼻,让人不能久留。存档告诉我们,“八一三”抗战,位于南市的上海市立动物园担心动物笼舍被日军炸击危及附近居民安全,致函法租界公董局,愿无偿将动物园移交。公董局就在公园东北原小动物园一带建造了铁笼和大型鸟笼,1938年6月23日正式对外开放。

中山公园1918年(时称兆丰公园)开始展出小动物,1922年扩建成上海第一个公立动物园。我们去过几次,感觉此地动物种类数量与杨浦、和平公园相当。印象深的是,那里还有个海豹池,几只斑斑点点的东西在水中窜东窜西,特别稀奇。

这两个动物园殊途同归:1962年之后,都重组安置到西郊公园去了。我家近邻虹口公园也展出过动物,但那只是在靶子山下挖人工湖堆

一一照做。终于出锅了,那道汤实属清欢至味。喝完,感觉被人宠溺一样,都招架不住,我被这泓脉脉秋水涤荡得无影踪,如此胜景唯有“功夫”二字聊论其美。

第六天,回到家。正值补冬,我买了羊肉。以前,羊肉买来我都束手无策。这次尝试换一种富含技术含量的煲汤做法。女友说,一锅汤的好坏都在火候上,既不是把肉丢进锅里煮煮就完事,也不是炖得时间越长越好,确切地说,要做到“三煲四炖”,我先用热锅把葱姜蒜花椒把羊肉炒香,再转移到砂锅里用大火煮沸后,改用小火慢炖两个小时,煲好的汤会有一层浮油。《随园食单》写道:凡肉、鸡、鸭,虽肥之物,但要使油在肉中,不落汤中,就是戒走油。所以,要用勺子将头啖汤的浮油撇掉,煲出来的

迎客,里面或用链条拴着狗猴羊等小动物,或用盆筐养着蛇龟蜥蜴等,枝丫上停着鹰雕鸣鸟……有人表演巨蟒缠身,还有展示两头蛇,三脚蛤蟆怪胎。镇园之宝也是一只关在大笼子里的豹子,有个赤膊汉子不时拎着只兔子的耳朵,往豹笼栅栏上一掠,逗引豹子作势扑抓不得而闷声吼叫。为此园我闯过两次祸。一次是在江湾路建房工地上烧饭的母亲给我一张三元头的钱,叫带我去给姐姐做学费。走到路口,马路动物园正好开张,就钻来钻去混了进去,出来一摸贴肚口袋,三元钱没得着了!当晚屁股上这一顿吱吱哇哇。另一次,正在摊头上剃头,听到锣锣敲起来,我急不可耐,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下往外奔。师傅猝不及防,剪刀一下子扎在自己手上,鲜血直流——这么多年来过去了,恍如眼前。60年代初,马路动物园销声匿迹。

都说“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且不说人类究竟有没有善待动物,动物们却实实在在了给了我们,尤其是青少年无尽的欢乐。怀旧固然难免,迭代更是必须。中心区的动物园,终成历史;但自有上海动物园、野生动物园,能以更先进的理念,让有近百年的上海动物展示,上新档次,开新世面。如此,心中也有所慰藉。

还有难忘的“马路动物园”。我家欧阳路裕德路口是一大片空地,时不时就有锣锣声响,几个走江湖的男女忙着从橡皮塌车上卸搬箱笼木架。不一会,空地上已经被绘着许多彩色动物的一人高白布围成一大圈,中间高竖杆上飘着面虎头旗。二分钱门票进去,门口有人牵着狗熊

七夕会

洋花饰和细细的洛可可式弯腿显得精致俏丽,再配上雅致的方凳软面,就是绣楼名媛的闺房家具了。另一幅带有公益广告招贴画也是如此。这是爱护动物的宣传画,画面是一位坐在藤编圈椅上的男士,这种椅子现在仍然在使用,可能大家不知道,当年这是一件很时髦的家具,是很典型的中西结合的坐具。不用说,它借鉴了中国明代的圈椅造型,也参考了欧洲半圆沙发椅的形制,简洁大气而且空间宽阔。它对欧式坐具来了个“拿来主义”,欧洲时兴软包家具,譬如沙发、软椅、软凳,将围面和椅凳面做成软包相,人坐上去增加了舒适度。明式的圈椅欧式的软包,聪明的上海人知道上海夏天很热,改变为藤编的圈椅,既轻软又凉爽,历经一个世纪了,这样的藤椅在市场依旧活力满满,能不让人赞叹吗?海派家具以洋气时尚打败了固守传统的皇城根保守理念,创刊于1909年12月2日的北京《醒世画报》,以绘画的形式每天出版,把当时大量的新闻奇事用画面和文字记载了下来,如宣统元年十二月八日出版的画报,里面有“妇人开通”新闻,一位旗装贵妇人坐在榫木轴型的椅子上,还有一件榫木独腿茶几,典型的海派家具。带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海派家具,就这样借助广告纸幅的传播,似张开翅膀的鸟儿,飞向了北方,飞向了全国。

汤才会清澈、浓醇。那天,连灶王爷都看到我铆着劲儿把人间烟火折腾到极致。那天的煲羊肉汤反响很大,家庭成员连连夸赞。

亲爱的煲汤

庄琼

情。“一汤在桌,满屋皆春。”福建人饮汤的习惯是出了名的。所以,每周总有两三天,我家餐桌上必有一道鲜美的滋养汤饮,烹制难度系数和煲羊肉汤差不多。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加上自己喜欢吃的食材,还要加药材,如党参、茯苓、淮山、莲子、玉竹、熟地、石斛等。食材与药材的搭配、什么季节喝什么汤,都大有讲究。这样,我从香港带回来的南杏、北杏、海底椰、蜜枣都派上用

场了。马家辉在《美食不张扬》说过,“吃得讲究是对生活的认真,里面充满着美感;因此,好的食物被唤作‘美食’。肉体便是精神,形上而下,不离不弃。”的确,一道煲汤除了是消灭米饭的最佳利器,还蕴藏着生活的真谛。当你累了,在生活中受挫了,大口大口地喝上一碗热气氤氲的汤,汲取充足的能量后,再重新迎着狂风巨浪昂首挺胸重新出发吧。

时光呀,它真是累了个够,转瞬冬天就呼呼地到来了。中国人有趁热吃的传统,因为,食物与温暖从来都是相依相存的。漫漫冬日,没有暖气的南方让人瑟缩发抖,可不管外面如何寒风呼啸冷雨冻骨,只要有这碗热乎乎的煲汤,即可深得人心。如此,我在冬日的晚上,煲一锅暖融融的汤,等着加班回家的人。



边看边聊

寒山寺的新年钟声

容子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诗张继的《枫桥夜泊》不但在我国流传极广,在日本也称得上是家喻户晓,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使苏州的寒山寺成为名寺古刹。据日本学者考证,早在日本南北朝时期,《枫桥夜泊》就风靡于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元朝时《枫桥夜泊》收录到《三体诗》中,被来中国游历的日本五山文学僧人中岩圆月携归日本,由此在日本广泛传播。日本江户时代,唐风盛行,《枫桥夜泊》愈发受到日本人喜爱。到了晚清时期,此诗连日本儿童都已耳熟能详。而到了当代,《枫桥夜泊》被收录到日本中学教材中作为日本学生的必读作品之一。由于《枫桥夜泊》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游客对寒山寺心生向往。

1990年冬新年元旦到来前夕,我陪同日本客人到寒山寺游览的情景至今印象深刻。那几位日本软件专家,到达上海后说:希望利用周末工作之余去苏州寒山寺参观,因为他们曾在中学时代的教材里学习过中国唐代《枫桥夜泊》,至今还能用日语背诵此诗。于是,领导命我为翻译,陪同这几位客人去了苏州。那时没有高铁,我们乘坐上海至南京的普快列车前往苏州。在软座车厢里,几位日本专家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一遍遍地用日语朗诵《枫桥夜泊》。日本人信奉佛教,到达寒山寺后,见到黄墙黑瓦的寺院大墙,一行人便立刻肃然起敬。接待我们的是当时掌管寺院的楚光长老,这位七十岁老人曾东渡日本,与东瀛佛教界人士进行过交流。楚光长老拿出他在日本时拍的照片,博得日本客人赞叹不已。接着,长老的徒弟们铺纸研墨,长老挥毫题字,为日本客人写了书法条幅。最后,楚光长老写了条幅赠我,四个大字:“寒山钟声”,落款是“庚午冬月 苏州寒山寺七十老人楚光”。那时,我家唯一的“真迹”,就是这个挂在客厅墙上的寒山寺长老赠送的书法条幅。

时近元旦,楚光长老请我们一行前去撞钟。若到了元旦前夜,蜂拥而至的朝拜者将纷踏山门,迎接新年的“夜半钟声”将通宵达旦响彻“姑苏城外”。我们来到寒山寺的钟楼,推动撞钟的木桩,提前敲响了我们迎接新年的钟声。“咚——咚——”厚厚的古刹钟声响遍了寺院内外,演绎着楚光长老所书“寒山钟声”的意境。

在《枫桥夜泊》诗中,寒山寺的钟声传递出空寂悠远、苍凉清冷的愁绪。未见寺院而先闻钟声,钟声打破夜的寂静,寒山寺显得神秘幽远。诗中的钟声并非一种可感的听觉体验,而是诗句营造出的寂寥的审美意境。这种淡淡的孤独、飘零之意,含蓄蕴藉之美,正是日本人所推崇的审美意趣,因此日本人对这首诗给予极高评价。而现实中,寒山寺的新年钟声,除了传递出古老的诗意,也带来元旦即将来临的快乐,它勾起远道而来的日本客人思乡团圆之情,提醒他们新年将至,海外游子该归乡了。

时隔十年,2000年5月,我再次来到寒山寺,想见见楚光长老,但寺院里的和尚告知:他老人家已退休离开了寒山寺。“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哦,涛声依旧,故人难见。

冬日徽州古城

(水彩) 荣德芳



在天津本地收藏家具会发现一些以前的海派家具,这说明海派家具在天津流行过。海派家具在北方城市的流行说明了它的影响力。

广告纸里的海派家具

姜维群

研究海派家具不能放过任何同时代的“物证”,由此想到了当时的报纸以及各种广告纸。一说到报纸收藏,当然想到了收藏废纸的由国庆先生,果不其然,他很快提供了近10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纸质广告,让人读到了藏在广告里的海派家具的隐言秘语。

海派家具代表那个时期的家具时尚,不仅仅在上海本地流行,而且很快风靡全国。有趣的是,这个时尚是沿着中国的江河与海岸线向北流行:如顺江而上到南京,如沿海北行达青岛、大连和天津,再由天津,把洋风辐射到封闭的皇城根北京。

上世纪三十年代,一种深蓝色的阴丹士林布风靡各大城市,上海把大红大紫的香港女演员陈云裳请出来,作为阴丹士林的形象代言人,一幅“晴雨”商标的广告上,一位美丽的女士穿着深蓝色的旗袍,坐着的琴凳正是海派家具。

在中国古典家具中有机凳,是方方正正的直腿垂足高凳,没有任何装饰。随着上海洋房洋楼的出现,中国古典家具开始接纳了欧陆洋风,于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新式家具出现了。就像这件软凳,就是与机凳结合而成的。它依然是坐具,但由直腿改成了弯腿,上面的西

时尚